

不能自拔

文潔華

現在人們開口口口都說房產與與，已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一個婦人在大坑道某屋苑跳樓身亡，這是一件傷心事。記者簡單報導事件完畢，竟再加一段，說：「該屋苑呎價最近已升至萬二港元，單位平均面積則為一千五百平方呎……呎價跟跳樓事件有何關係？是呎價的高低引致事件發生？報道的人顯然犯了邏輯上「範疇不相干」的謬誤。作為專業新聞工作者，不能自拔地受到每天爭相報道的樓價影響，滿腦子都是這個熱門話題。

呎價已成為社會事件，連記者本人也受影響，因而把個人及社會的關注都無限擴大，連繫到一些毫不相干的事情來。冷耳聽來，這畢竟是無情之舉，也反映了「世態炎涼」。

這社會疾病太嚴重了，縱使跳樓事件密發生，報道還應帶點對死者的尊重，不應轉移探討她的身家；難道想說「富貴如浮雲」，最恰當的解釋，是本地的房產情況把人帶到雲層高處。房產的超現實已使人頭昏目眩，看房產推銷及廣告已見一斑。那位記者可能也曾走進示範單位，明明是市區的位置，未入示範單位卻見接待室上映宣傳片裡的藍天海岸，又見綠水青山；群鳥翱翔下是笑容燦爛的兒童，他們在「城堡」穿梭，房產跟「遠大前程」和「藍貴族」聯在一起了，是人生的理想國。

理想國何價？天價。充斥著本地人腦海的呎價數字，說明理想可望而不可即。超現實式的房產市場關乎生活基本所需，這基礎未能解決，難怪對現實的其他認知都傾斜了。

戴上面具的書寫

琴台聚 葉輝

朗天的《水鳥》很險，因為它差一點點就複印了陳汗在《滴水觀音》所重述說過的，關於一個精神長期壓抑的電影編劇的故事。如果《水鳥》沒有這一段引言：「媽媽說，鳥兒和魚類是不會相愛的，她忘記了海鳥，更不懂鯽魚。他惟有在汨汨而流的天河邊，虹宇下，為沒來由的甚麼哀愁。」

如果《水鳥》並無鐵錐對來訪的女子瞎扯，並無與寫的思辯，就只是一個懷才不遇的故事：「Deleuze」在第一次訪談中提到，讀書有兩種方法，第一種是當書是一個匣子，人們從中套取自己需要的，狗變態的話便從中尋找自己；人們可以生產關於書的書，在匣子內製造新的匣子，也可以匣子外尋找更大的匣子。閱讀和寫作不外乎符號操作的遊戲……然而，讀書也有另一種讀法，便是不視書本為符號的載體，書歸書，底底成一種機器，讀者要問的只是這機器靈不靈光。閱讀成了一种接駁，接駁機器便能生產意義，一便是接通，一便是接不通，不需要處理符號問題。例如理解，例如詮釋。這樣的閱讀，其實是創作。」

《水鳥》真的很險，但履險如夷，此所以我喜歡，尤其喜歡它的收結——到了最後一段，當鐵錐回到家裡，正在抹地的包租婆突然抬起頭問他：「唏，林先生，久久不來探你的那個女人，是你的妹妹？」他吃了一驚，反問：「你怎知道的？」包租婆臉上抹過一絲驚異，說：「啊，你們長得其實很像，沒有人告訴你們嗎？」

那是王爾德所說的「不敢直呼其名的愛」——「他發過跟今天一模一樣的一個夢！有人一面抹着地，一面認出了他妹妹，」但他為甚麼會承認的？他竭力回憶，是否夢裡他也認了。」那是另一場「駭夢錄」。青

地鐵不准講電話的荒謬現象

古今談 范舉

英國明年就要舉行奧運會，準備迎接各地遊客。但內地和香港的電視。在很多地方，包括酒店沒法使用無線上網。最搞笑的是，英國的地下鐵路是全世界最老舊的，沒有冷氣，沒有移動電話的信號系統。中國的電訊設備公司華為提出送禮禮儀，準備出資五千萬英鎊為倫敦的地鐵鋪設一個移動電話信號的傳播系統，讓所有地鐵的乘客可以通過。以此作為禮儀，示範中國的通訊技術，利用倫敦奧運會廣為宣傳，爭取世界更多訂單。

不過，此建議被英國當局以安全理由否決。理由是中國電信設備會影響英國導彈之制導，還提出一個荒謬的理由：英國是文明的國家，在公共場合不講電話，以免騷擾別人，英國地鐵已經清靜了一百多年，手機會結束這種寧靜。真是令人笑破肚皮，老爺的英國地鐵噪音很大，從來沒有寧靜過。許多外國遊客，乘坐地鐵到倫敦市區，親戚朋友前往接車，沒有辦法電話聯繫會合，結果在月台上一班一班火車地等候。地鐵火車站外面，看到不少乘客在打電話，打完電話，才進入地鐵。任何人進入地鐵，外面就沒有辦法和他們聯繫，好像人間蒸發，這在商業繁忙的社會，是不可想像的事情。

香港電台某節目主持人很會為英國人講話，他說，中國公司以為是一宗大生意，其實，這是中國不懂得西方文明的一種表現。中國現在不文明的人很多，在地鐵裡講電話，干擾了其他乘客沒講電話。人家英國就文明非常，即使舉行奧運會，也注意在公眾場合不安排講電話。我們香港人，也需要保持文明的優點云云。如果是這樣，香港的地鐵就應拆除冷氣系統，還需把流動電話信號系統拆除，迫隨英國紳士的文明和禮貌。

西方一直要求中國開放市場，但英國對中國的技術入口仍然採取保護主義，不開放市場，美英的電訊公司，卻到世界其他國家設立通訊網和海底光纖通訊網，豈不是都能控制別國的國防安全和導彈準確性？事實上，通訊網絡是否藏有干預設備，用科技手段可以檢測，所有電話公司都有防火牆，防止網絡基建成現竊聽問題。英國的理由是違反科學常識的。不過英國人比較狡猾，講一些不着邊際的理由，糊弄對手的，若優劣以英國人在維護文明，那就有自虐傾向了。

年麥克尤恩也有類似的噩夢，他諷刺之為「Homemade」，這故事以第一人稱描述了十四歲的「我」與妹妹Comie玩「爸爸媽媽的遊戲」：一些詞語從她嘴裡蹦出來，「感覺那麼奇怪而無意義，對我而言，從某方面來說我也這麼覺得。這個遊戲只是為了賦予遊戲的意義。」

沒事，那只是短篇小說集《最初的愛情，最後的儀式》的其中一篇，犯不着被第一人稱嚇怕，這個敘事的「我」也許只是像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博爾赫斯與我》末尾所言：「這些年來我一直力圖擺脫他……但是這些遊戲現在已成了博爾赫斯的了，我必須想出一點別的遊戲來，這樣我才會銷聲匿跡，才能失去一切。於是一切都會被遺忘，會成為那個博爾赫斯。我不知道究竟是我倆中的哪一個寫下了這一頁。」

對博爾赫斯、麥克尤恩乃至明來說，這樣的一個戴上面具的「我」(或不同人稱的敘事者)，極可能都是些與身處的社會存有某種程度的疏離以至格格不入的局外人，或是以語言的面具代言的社會的人。但他們也許必須承認，他們跟不同人稱的敘事者並不是毫無關係的，或者就如青年麥克尤恩所言：「他們是我被排斥感以及對世界的無知感的戲劇化……」

在此一前提的語境下，「戴上面具的書寫」恰好就是掩飾身份以突顯「心色」，以及社會為「建碼」及「拆碼」基礎，從而介入小說藝術的一種「綜合文體」，《水鳥》由是與《心色密碼》的「自由聯想」出奇地一致——即使那不一定是一個鐵錐的故事。

逛前門



大柵欄西街。網上圖片

前門大街拆建改造多年之後，她的新生如何？筆者不久前去逛了一趟，頗有感觸。

雖然前門大街已大張旗鼓地「開」了幾次街，然而幾年過去了，這條北京南北中軸線上的黃金商業街，卻依然沒有恢復昔日元氣。暴烈的陽光直射在造工精美的仿古建築和寬闊平坦的步行街上，一片灰色的酷熱中，遊人稀疏。假如沒有大型旅遊團來臨，假如不是在節假日，新前門大街極難見到人氣旺盛景象。她更象是一個用作道具的電影城，而非一個休閒娛樂消費的商業區。

前門改造之前，我經常騎車穿過老前門大街，那時雖然一個個門臉都舊舊的，卻因建造年代不同、文化背景異都有自己的特色。那時路兩邊胡同裡百年大樹林立，茂密的樹葉遮蓋着一排排高低錯落的屋簷，讓前門大街在炎熱的夏天也有一片綠蔭，相當涼爽。

而眼前的新前門大街，精明地利用了每一寸土地，砍了大樹，水泥消滅了綠色，只剩下款式雷同的一排排仿古建築。那隨處可見的鳥籠、魚缸、燈籠等景觀，帶著刻意而為的所謂北京特色，卻並不怎麼協調。有個朋友帶兒子逛前門，那個十幾歲的男孩兒左看看右地說，怎麼大缸跟鳥籠子都擺的不是地方？鳥籠子應有小鳥跳來跑去；魚缸裡應有魚在游，那都是民居裡的物件，當成建築附屬品擺在街面上就不倫不類。

很多幾年前就招商而來的店舖們，現在多數依然門可羅雀。從時尚的大門而入，再逛到深深的後廳，都見不着幾個人影。保安靠在商舖的牆邊上發愣，不知如何打發漫長的寂寞時光。有人說，前門大街在低消費的南城，人氣自然不行。但大紅門比前門還得向南十幾站路哩，那兒的商貿城卻一個比一個更紅火。高昂的拆遷成本、高昂的建築費用、高昂的租金，才是新前門大街久久興旺不起來的主要原因。推倒重來的建築「革命」，飽了政府與開發商的腰包，卻傷了前門幾百年才形成的地脈人氣。據說，前門中心地區的私房主們，有的現在拆遷官司還沒打完。

最近為了吸引客流，把把高租金嚇走的北京小吃舖又請回前門大街，在對着大柵欄的鮮魚口胡同，建了嶄新的老北京風味小吃城。紅紅的燈籠及古色古香的招牌，讓燥熱陽光下的小吃城很漂亮。一路走進去，見門臉兒多不多，一層舖面一般只有幾張桌子。各個店逛了一下，大概不是飯點兒，吃的人並不多。據說剛開張時到了飯點兒得排長隊。小吃的價格都比拆遷前貴了幾倍，糖火燒4元一個，炒肝15元一碗，原來一毛錢一碗的豆汁，賣到2元一碗。在這兒吃一頓飯，費用並不比中檔餐館低。

邊走邊想，北京小吃本是舊時體力勞動者的最愛。煮魚火燒、炒肝的前身就是剩菜剩飯大雜燴，拉洋車的熱乎乎地吃一碗又便宜又抗餓。豆汁本是綠豆食品的下腳料，被一無所有的窮人當成飲品聊得安慰。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胃口最戀舊，所以日子好過後的老北京，也依然惦記着那一口兒。記得拆建前的小吃店多深藏在細細的小胡同裡，經營者多是老前門以及後代們。雖門臉兒非常簡陋，但個個生意興隆。那些小吃除了味兒地道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便宜，一個收入極低的老北京都能吃得起豆汁、鍋貼甚麼的。而新開業的前門小吃城，高租金帶來了平民小吃被貴族化，逛小吃城就少了從前的輕鬆隨意。

逛前門，一定要逛她的「副街」。隨着高分貝的紅歌旋律，我穿過高大漂亮的新建築，拐向西側與前門大街平行的一條只有幾米寬的小街，呵，真正的前門生活就在這裡！雖只有一牆之隔，但蕭條冷清的店門大敞，琳琅滿目的商品鋪天蓋地展現於遊人眼前，街邊到處絲巾飄飄，彩衣飛舞，玩具娃娃邊唱

邊舞。一路看過去，從服裝鞋帽到手包玩具、工藝飾品、北京特產一應俱全，價位哩，僅是新前門大街的十分之一，甚至幾十分之一。大批量叫賣廉價貨的陣勢，令行人視覺飽滿，消費慾望火熱。小巷中行人擠擠挨挨，在流行音樂的迴盪中，顧客與店主討價還價，交易迅速達成。

歷史上，這條小街一直是依附於前門主街的一條「毛細血管」，低廉的租金加上黃金的位置，讓來自天南地北的外地小生意人都喜愛扎堆於此。小旅店的樓下，就是賣門釘火燒、火鍋的小舖，熱乎乎的雜燴小火鍋沿街擺放，只要5元一個。這條小街還聯結更細的胡同，形成錯綜複雜的前門胡同網。密集的住戶，成為前門小商業街的主要消費群。

幸運的是，當年前門大街改造的時候，因拆遷成本太高，這條副街的舖面沒被拆平，修繕一下也就開張了。這個看來次要的小工程，卻成為前門地區的主要客流集散地。一邊是大宗商品的薄利多銷，一邊是名牌上品的矜持身價，生意自然水火兩重天。無論城市怎麼發展，家境如何殷實，老北京永遠瞄着最低消費。邊看邊想，可能正是被邊緣化的草根消費，正是那些細細碎碎的交易，才讓前門保持了人氣。

從「副街」向西，便拐向了前門的精華——柵欄。這裡的老字號商舖修繕一新，人煙依舊。也是因為僅僅修繕而非推倒重來，所以元氣未傷。古老的大柵欄保持了多元化的消費特色，即使是需要登堂入室的老字號裡，也多是高中低檔商品同堂一起賣。瑞扶祥綢布店的真絲製品貨真價實，慕名而來的問津者不少；對門兒大路貨的服裝店中，也擠滿了回頭客。老字號裡的消費者多為戀舊的中老年人，年輕人更願去幾里之外的新世界商厦。

沿着大柵欄再向西，感覺以前前門大街為軸心的前門文化商圈，正在悄然形成。大柵欄西街開張了多家古色古香的小門臉，有火鍋店、酒吧、畫廊等等。外國遊人懶懶地坐在當街的大排檯前，感受着胡同的閒散。有的小店設計古樸又現代，已頗具南鑼鼓巷的小資風格。這條街的地理位置很特別，向東是前門大街，向西就是琉璃廠文化街，文人氣與商業氣息在這裡悄然相融。如果你體力好，逛前門不如由前門大街開始，一直向西逛去。從前門「副街」到大柵欄，再到大柵欄西街，然後去南新華街逛民族樂器一條街，再去琉璃廠看古玩、書法和畫廊。

如果說前門大街是軀幹，前門胡同就是骨節與血管，默默無聞卻充滿生機。大柵欄西街最引人的，是這裡保留着百姓的日子。小小的街門前，閒人們打牌下棋聊天；小旅館前，蹬三輪的懶洋洋地靠在車上打盹。據說，當年本想把整個前門地區拆平重建，無奈拆遷成本越來越高，很多小胡同便修繕後留了下來，支撐着前門的土著文化。

一個看守畫廊的老太太，穿着30元一件的大花衫，戴着精美的鈎花頭套，隨意與我聊了起來。她說，這兒的人不好惹，拆遷，誰拆得起？凡是老住戶，很多都是「寧要前門一張床，不要昌平一間房」；她說，住在前門，早晨起來一出門兒就買剛出油鍋的薄脆，再來碗熱熱的鮮豆漿；中午哩，一塊錢一個買個大包子；國慶節，一邁腳到了當街，抬頭就看見前門樓子那兒天上放煙花，這些個享受，昌平能有嗎？

大概，正是草根的胡同生存哲學，才是城市不竭的活力，也才是前門的靈魂。

年輕的國度

一個打盡 楊振耀

移民來源轉變，令好些國家面對棘手的人口種族融和問題。堅拒限制外來移民和問題，面對另一個問題。以人口老齡化不同步為例，已令好些現時領先的經濟大國，有機會受到鄰國的經濟挑戰。西方世界的嬰兒潮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起點，名目上雖說是世界大戰，戰火並非都波及所有國家，當時能獨善其身的國家，其人口結構發展下來與二戰後嬰兒潮世代國家明顯有異。以近年新開門的中國為例，二〇一〇年埃及人口相較三十年前，已倍增至八千四百多萬，其中二十五歲以下即八十後出生的佔超過一半。人口年輕而又普遍受教育，難怪上街爭取民主一呼百應力聲呼召許多群眾，又難怪能透過網路呼召許多群眾，年輕人要求的不再是改善諸如退休福利，而是整體政治體系改革或改善生活水平。訴求一曰轉變成政治壓力，以及對外的民族主義傾向，力量一發不可收拾。可以想見，中東地區的混亂，以及由此引發區內關係緊張，一時三刻不容易停下來。修機成功調整再上路，或會有一番新氣象。但如何掌握不，但當權者頭痛，西方大國對此更加緊張，因為會影響到政治局勢的權力平衡。

重謁岳王廟

生活語絲 吳康民

杭州岳王廟是一個遊人必到的地方，一是它位於西湖畔，背枕青山，面臨西湖。更因為岳飛是千古抗敵名將，深得人民同情。再加上那首萬民傳誦的《滿江紅》，更使岳飛成為歷史上的大英雄。

岳飛於南宋紹興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即公元一一四二年)，被秦檜陷害，昏君高宗將之殺害於南京都城臨安(即今杭州)。據說有一位敬佩岳飛的獄卒，將岳飛遺體偷背到錢塘門外，草葬於「九曲叢祠」。但現代歷史學者和文物界，經研究考證，否定了這個傳統說法，認為草葬之地，應在偏僻的北山，即今天寶石山附近。

二十年前，宋孝宗繼位，為平息民憤，被迫為岳飛平反昭雪，在今址為其建立墳墓。

但屢建屢毀，經歷元、明、清三代。到清雍正年間，浙江總督撥款重修，並重建石碑坊，大門刻上「岳王廟」字樣。新中國成立，岳飛墓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但「文革」期間，仍遭破壞。曾一度改為「階級鬥爭展覽館」。一九七八年重修，七九年恢復開放。

遊岳飛墓地，人們最有興趣的是，在墓園的兩側，鑄有四個奸臣的鐵像。這便是秦檜、王氏(秦檜妻)、萬俟卨(讀音為莫其謝)張俊、切莫以為秦檜都是唆使秦檜「果斷」地殺害岳飛的頭號幫兇。

看到這四個雕像，難免令人聯想到在「文革」期間作惡多端的「四人幫」。當時我又發奇想，如果在閉封劉少奇被迫害致死之地，為他建一個紀念館，那麼也可以把「四人幫」的雕像安排在那裡，相信一定會引起全國人民參觀的興趣。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我在這副對聯之前又冥想良久。有幸埋忠骨的青山多的是，這是現代政治運動的悲劇。但鑄佞臣的機會卻還沒有，也許是時機未到吧。

三談《百年孤寂》《撞到正》

記憶後書 鄭政恆

《百年孤寂》人物結構上有二元性，族內人物姓名雷同，在第十章中，將活到一百多歲的太婆歐蘇拉，義爾蘭認為「一家族史中名字一再重複，她漸漸獲得相當肯定的結論。取名叫「奧瑞里亞諾」的比較長，頭腦卻很清楚，取名叫「約瑟·阿加底奧」的則比較短和進取，卻帶有悲劇色彩。」這種二元性反映在角色的生命中，而男女之間的關係結構就離不開亂倫，當中打破文明一般的、神話般的犯禁明色彩，不單體現了不顧一切的犯禁勇氣，也表現生命的原始活力與衝動。

《百年孤寂》有一個電影改編版本，就是日本前衛電影奇才寺山修司的最後作品《再見方舟》(一九八三)。寺山修司在劇情排排上並不拳服膠原者，處境也帶到遠遠的日本沖繩，但時間與生命、亂倫與慾望的主題卻是緊追不放。

在小說的結尾，第六代的奧瑞里亞諾的妻兒「阿媽生下兒子就死了，而兒子竟有一條豬尾巴，呼喚着第一代祖先的憂慮。然後，兒子給螞蟻吃掉」了，應了吉卜賽人梅爾德羅斯遺稿上的預言。最後奧瑞里亞諾聲稱讀懂了「可是他還沒看到最後一行，就明白自己永遠踏不出這個房間了」。書上預言他奧瑞里亞諾「巴巴龍尼卡譯完遺稿的時候，此一幻影城將被風掃滅，由人類的記憶中消失，而書上寫的一切從遠古到將來……永遠不會重演，因為被判定孤寂百年的部族在地球上是有第二次機會的。」

這是《百年孤寂》的最後一句，命運與書寫的力量在此升至高點。《再見方舟》的結尾，村中的人來到當處境，他們一心要上山拍一張大合照，影像與生命的結合在此互通有無。一個定格，成就了寺山修司電影生涯最後一個鏡頭。